

给没当过兵的人一个真实的军营  
给曾经当过兵的人一段真切的回忆  
给正在当兵的人一份真情的嘱托

# 沉默的军号

朱法元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# 沉默的军号

*A Bugle Quiet*

朱法元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沉默的军号 / 朱法元著. — 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2016.12

ISBN 978-7-5033-2626-4

I. ①沉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262418号

## 沉默的军号

---

著 者：朱法元

责任编辑：侯健飞

责任校对：马 涛

本书插画：许甫金

装帧设计：李 戎

出版发行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 100035

电 话：66531659

E-mail: jfjchs@126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/16

字 数：235千字

印 张：17.5

版 次：201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626-4

定 价：33.00元

（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）

## 在沉默中感受军旅旋律

朱向前

六年前——2009年中秋之夜，我终于完成了为法元兄的第一本散文集《沉静的山歌》所作的万字长序。长序之所以长，是因为从2007年正月随法元兄故乡修水之行写起，写到修水之行的两个重要收获，就是拜谒黄庭坚故里和陈寅恪故居，甚至还由见闻、感慨兼及“江外”（江西外）人在两宋崛起的沿流讨源，并提出了江西人的“老表性”话题，一度引起过关注。

修水之行的第三个收获就是认识法元君了。我在序文中写道：“此前我们虽然同于20世纪70年代在福州军区扛过枪杆子耍过笔杆子，但毕竟不在一个部队，只是相互神交而已。这次一路神聊，无话不谈，让我对法元君增加了七分了解和三分敬意。我们的从军经历略略相似，但他入伍前从少年农民至民办教师的奋斗；中年转业至地方工作的磨炼，比我的履历丰富，引起了我的极大兴味……他最让我动心动容的是少年时候的回忆，故乡的山水与人情，精彩的故事与细节让人拍案。我说你如不照实写出来让人分享，就是浪费，就是‘犯罪’。他说我正有此意，并相约写完后邀我作序，我慨然应允。”

这就是法元兄《沉静的山歌》和我的序言的缘起。这次读完《沉默的军号》后，我又感觉——更加印证了2007年修水之行我对法元君的九字

印象：“有古风、有文气、有武像。所谓‘古风’是指自然遗存于幕阜山民身上的那种质朴厚道与坚韧，在法元身上依稀可辨，这也是他的出身（血缘和地缘）所决定的，是他可贵的本质与本色。所谓‘文气’是指他的个性聪慧和天赋灵气，以及长期读书学习所涵养出来的一种书卷气，一种谦谦君子之风，或云‘腹有诗书气自华’吧。所谓‘武像’，包括内外两个方面，‘外’是说他在江西人中称得上魁伟的身材和将军气质，‘内’是说他训练有素的军人的机敏和练达。前者属于遗传，后者来自历练。”

有了对法元兄“内外兼修”、“三有”兼具的判断之后，我的疑问也来了：法元兄会不会太屈才了？接下来我问道：“他遗憾吗？他认命吗？他肯定有过更多的憧憬，更多的企盼，他未能一一如愿，绝非才情不达，人品不佳，能力不及，而是缘分未到，机遇不巧，命运不济。”（见拙文《沉静的山歌·序》）

不谦虚地说，我历来对自己的直觉判断能力有几分自信。凭着2007年正月两日游的印象，我就能大体把握法元其人。也就是说，他的主要遗憾当在军旅。但是，恰恰是这一块，2007年修水行基本未涉及，主要话题和兴趣都被他的乡情所覆盖，因此，最后的重点也是鼓励并期待他尽早写出《沉静的山歌》，至于《沉默的军号》则纯粹是“山歌”所引发的，其间他跟我提过两次，我都不以为意。想象中，他的军旅生涯跟我类近，以笔为枪或代人提刀，打出一片小天下，如此而已。直到一个多月前，法元出差来宜，登门送上装订成册的《沉默的军号》时，我才重视起来，不料拿起一读，竟兴味盎然，难以释卷了。

首先当然是亲切。同一个时代，同一个战区，同一个行当（从报道员到新闻干事、宣传干事、演出队等等，多是写写画画，吹拉弹唱，体育比赛，鼓掌照相等之类）特殊年代的历史烙印，政治语境；东南沿海的地理环境、风俗民情；宣文工作的规定程序、特定规律……无不熟稔于笔，烂熟于心，非亲历者不能道出。而对我这个老兵而言，读到确有老友围炉夜话之慨，故交衔杯话旧之亲，历历往事，恍然若梦，老之将至，容易怀旧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战友之情，血浓于水，虽非亲历，却感同身受，

掩卷之后，浮想联翩。

其次就是真实。我只要引用一段法元对自己的看家本领“摇笔杆子”的认识，大家就可对其真实性的含金量心知肚明了。他说：“我对官场人生做了一个总结：在当今的体制下，一个人要进步（或说要升官更直接些），除去有与生俱来的后台靠山外，主要途径是‘拉’和‘推’两个字。所谓‘拉’，当然就是拉关系走后门了……所谓‘推’，那就是要有一种机会，能把你推到领导面前，能够得到领导的赏识，自然就会恩赐你个一官半职……那么一个不屑于跑官要官者，又靠什么来推呢？那就是要有真本事，而且是官场上最缺乏的、领导者们最需要的。比如写材料……但领导自己又不愿意写或者是根本就不会写，那他的身边就必须要有有一些厉害的笔杆子……这些笔杆子呕心沥血，长年累月为他受苦受累，给他出思想出智慧出才华，他怎么能亏待了这些人呢？更何况笔杆子大都很知足，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一官半职自己也就心安理得了，换句话说叫很容易打发，领导又何乐而不为呢？”（见《摇笔杆子》）坦率地说，写出这样的话，既要凭良心，还要有勇气。

因此，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。当然，触动并不仅仅来自于亲切和真实本身，而是源于法元以亲切真实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军旅人生，大大颠覆了我以往对他的所谓“摇笔杆子”的基本印象。一般部队的笔杆子从报道员开始，经由新闻、材料写作，最后成为政工战线领导（如法元最后任职江西省军区宣传处长），这是通常路径。但法元的“活动半径”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。一是不光能写而且还能打——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“大练兵”活动中因为冲锋枪射击成绩好而获得“神枪手”称号；二是不光能写而且还能说——20世纪80年代初因部队政治教育需要，临时救场讲政治课，一举夺取全师第一名，先后被评为师、军、军区“优秀政治教员”。（见《讲课比赛》）能文能武能写会说，使法元入伍不到十年（1975—1985），便从基层脱颖而出，直接调入师宣传科，不过几个月，又调至29军宣传处任正连职干事。如此复合型综合性的全面素质，令我对法元刮目相看，这是触动我的第一层。

孰知世事难料，造化弄人。正当法元感觉“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”之际，他的“命运”出现了岔道——“百万大裁军”。本来，“当兵还不到十年，我就已经纳入这两级（师、军）的视野之中，开始经常担负大军区所下达的重要任务，成为为数不多的骨干分子。正如有人感叹的，说福州军区的撤销，起码错失了几十个将军！这话没有多少夸张，要不是整编，我们这一群骨干分子都不会调走，更不会转业到地方。到现在，从理论上说都已进入了将军的行列了。”（见《百万大裁军》）这应该是法元的肺腑之言，也是公允持平之论。尽管法元作为骨干被保留下来了，此后从团宣传股长到省军区宣传处长，工作都干得风生水起，一支笔更是耍得得心应手，甚至连写检讨都能妙笔生花，博得喝彩。（见《“检讨高手”》）但客观地看，1985年的“百万大裁军”终究还是法元兄军旅生涯的一个拐点。无论此后他的素质多么优秀，个人多么出色，最好的平台已经损失了，最好的机遇也擦肩而过，渐行渐远，在人生最要紧的关键处左冲右突，东奔西忙，却总是慢了那么半步棋，差了那么一层纸。这就叫形势比人强。由此我想到1984年秋天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，我有幸成了首届学员，毕业后又有幸留校任教，直至干到退休，不经意间就避开了影响百万军人的大裁军冲击波。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。而法元就没有这么幸运，因此而和他的军人梦想失之交臂，我为法元本人的时运不济扼腕喟叹，也为老部队错失这样一员文化宣传战线上的将才而深感惋惜。这是触动我的第二层。

至于触动我的第三层，就要说到书名了——“沉默的军号”。这是一支曾经吹奏过激动人心的高亢激越、急管繁弦般多姿多彩的旋律与乐曲的优质军号，然而20年来，主人却甘愿让它沉默。当年的高音大调是工作需要，战士就像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，而且干一行，爱一行，钻一行，行行争状元。后来转业了，脱下戎装，告别军营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重打锣鼓另开张，过去的就翻篇了。这一沉默就是20年。今天它终于发声了，就像海螺贴近耳膜，阵阵天风海涛发出遥远的召唤和回响。让我们领略了主人当年的风采，闪亮的足迹。如此风光的人生经历能忍住不说，又让我

想起法元身上的“古风”，想起幕阜山民的坚韧，大山一般的沉默，所谓“沉默是金”也。但是，该说的时候还要说，一让我们这些老朋友更深入全面地了解认识法元（我想由于法元的低调、内敛，除了他老部队的战友之外，恐怕对这一段都知之甚少）；二让今天的年轻人好好向前辈学习该如何做人做事。

说到这里，有一种感慨不禁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法元从军的20年，也即《沉默的军号》所记述的近40篇文章，若串联起来，正是我军改革发展最迅猛、最风起云涌的一个历程的写照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国家的改革开放步步深入，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，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许多跨不过绕不开的问题。于是改革的劲风一阵阵刮进了军营，一个个暴风雨般的高潮在全军掀起，比如大练兵高潮、大抓管理高潮、学文化高潮、军营文化建设高潮、两用人才培养高潮等等，乃至“百万大裁军”这样震惊世界的大动作，都在那时闪亮登场，加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血与火的锻造，那是何等激越的岁月啊，那时的军队、军人，都在严格经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。应该说，那一段改革发展的进程，在我军发展史上是可歌可泣的，是不可磨灭的。作为那一段岁月的亲身经历者，法元从一个士兵、一个基层干部、一个很小的视角，做了“靶式”描写，把我们这一代人带入了回忆，把后人尤其是当今的年轻军人带入了传统，这在当今复杂纷繁的新形势下，显得尤为重要、尤为有实际意义。传统是什么？传统无疑由一段段历史组成。从《沉默的军号》中我们可以看出，那一段军队建设的历史，既有巨大的改革创举，有我军优良作风的传承，有方方面面丰富的经验积累，也有前进中的问题，有难以避免的失误和教训。法元用他的一支笔，写下了他的所历所见所为所感，实属难能可贵。我以为，作为一个老兵，他这是在继续战斗，在为军队建设做着应有的一份贡献。

依我看，本书其实可以用三句话概括，即给没当过兵的人一个真实的军营；给曾经当过兵的人一段真切的回忆；给正在当兵的人一份真心的嘱托。

由此我又想到，从《沉静的山歌》到《沉默的军号》，已然给我们展

示了法元兄青少年的艰辛砥砺，青壮年的拼搏英姿，要不要继续呀？来一个“沉”字系列？我认为应该可以考虑。书名就叫“沉浮的官场”！当然，主要不是写他自己，而是写他转业至今20年（1995—2015）尤其是在省委人事中枢工作多年的经历，这里面肯定是好戏连台，精彩纷呈。可能有看官要说了，这有玩火之嫌，官场小说还好说，开场来一句“本书纯属虚构，请勿对号入座”，便如贴上护身符一般，百毒不侵，金刚不坏。但散文讲求真人真事，真情实感，如实来写中国官场，玩得有点儿玄。

诸位雅静，我敢提此建议，就有九分把握：法元兄无此金刚钻，我也不会让他去揽这个瓷器活。经过40年军地两方的历练，他肯定会讲政治、讲政策、讲正气，会恰到好处地拿捏分寸，而且会揭开某些方面的神秘面纱，说出一个部分真实的官场，从而给人以智慧、以启迪、以经验、以教训。这是少年农民、青年军人朱法元都不具备的资源，也是在职厅局领导朱法元所不能碰的红线。现如今，法元兄也告别了领导岗位，没有那么多禁忌啦，开始进入“人书俱老”的境界了（大家再读读《摇笔杆子》之类的篇章）。以同样亲切、朴素、真实的笔调娓娓道来，就很可能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一不留神就要跑火大卖的好书！

法元兄，题目我已经出了，写不写，何时写，你慢慢琢磨去吧！  
是为序。

乙未年冬月于袁州听松楼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在沉默中感受军旅旋律 / 朱向前 / 1

跳出大山 / 1

初露端倪 / 6

抹不掉的记忆 / 13

F3215 艇轶事 / 19

渡海登陆 / 28

摇笔杆子 / 35

讲课比赛 / 41

学习的变迁 / 48

老政委 / 53

“老龟” / 59

沉默的军号 / 63

庐陵情愫 / 75

姑嫂塔 / 85

两朵浪花 / 92

洁白的珊瑚 / 97

相思柳与三角梅 / 102

男性的世界 / 107

战友深情 / 111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将尉交情 /    | 117 |
| 百万大裁军 /   | 122 |
| 两进平潭岛 /   | 131 |
| 两用人才 /    | 140 |
| 海岛琐忆 /    | 145 |
| 梅开二度 /    | 155 |
| 京城一夜 /    | 162 |
| 大将风度 /    | 167 |
| 老雷 /      | 176 |
| 演出队轶事 /   | 180 |
| 蹲点记 /     | 199 |
| 民兵之家 /    | 205 |
| “检讨高手” /  | 213 |
| 学者将军 /    | 223 |
| 生死约定 /    | 228 |
| 回报 /      | 232 |
| 四星望月 /    | 239 |
| 情系井冈山 /   | 243 |
| 铁流之花 /    | 251 |
| 万马军中一小丫 / | 262 |
| 激情之歌 /    | 267 |
| 后 记 /     | 270 |

# 跳出大山

机遇对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。

我生长在深山沟里，自以为一辈子都休想突破这重峦叠嶂，想不到一次机遇，又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，我有幸穿上军装，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军旅生涯。

与当时好多青年人一样，我从小就向往军队，梦想着成为一名军人。那是个十分特殊的年代，政治上极“左”，经济上落后，人民生活极为贫困，现在回顾起来都还唏嘘不已。可是在当兵的问题上，那时的社会氛围却是异常昂扬而浓烈的，“应征入伍，保家卫国”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“国无防不立，民无防不安”等口号深入人心，拥军优属的很多措施也是令人钦羡的，比如我一接到入伍通知书后，从生产小队、生产大队到人民公社（即现在的村民小组、村、乡三级），先后都杀猪蒸饭，宴请我全家。那顿长年难有的红烧肉咽白饭，远胜过现在的山珍海味啊！

送兵的那天，那真是空前的热闹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不叫万人空巷，而是万人空村，男女老少几千人，簇拥着我们5个新兵，直送到公社的边界，要不是早有几名民兵拦截在那里，这支庞大的队伍还得往前奔跑跟进。送行者的心中，装满了“光荣”二字。他们知道，当兵意味着奉献，当兵就有可能牺牲，而牺牲奉献正是那时备受人们敬崇的事啊。乡村里只要有一人参军了，那块“光荣军属”的牌匾往门楣上一挂，那他全家就成了村里的明星，逢年过节有人送米送面慰问，有个病灾什么的有干部及时上门帮忙解难，三天两头有人嘘寒问暖。现役军人的工分补助要高于一等劳力，而且年终分配时绝不准拖欠，必须一分不少送进家门。那时的军婚是绝对不可侵犯的，否则一顶“动摇军心，瓦解国防”的帽子谁也戴不了，如有哪个胆敢染指军人妻子的，必定得蹲几年牢房。好多当不上兵的人，总要千方百计搞一件军装穿在身上，哪怕有顶军帽戴戴，也会神气得很，别人看到总是眼馋不已。你想在这样崇尚军人的社会环境里，在军人的社会地位如此之高的年代，当兵怎不令人心向往之呢？

这就是导向的作用。社会地位决定社会价值取向。在一个以建功立业为最高荣誉的时代，人们追求的必然是牺牲奉献；而在一个嫌贫爱富、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人们一味追逐金钱享乐也就毫不奇怪了。

当然，在人们的内心深处，当兵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能吃上一口饱饭。那时的农村缺衣少食，一旦当兵了，饥饿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。这也是人们很羡慕的。但这绝不是主要的，否则现在人们求温饱怎么不考虑当兵而是选择打工攒钱呢？

然而，我这个神圣而又很实在的想法，却遭到了不应有的阻挡，可以说，我的从军之路充满了坎坷，充满了无奈。连续两年，我体检均已合格，可一到政审就被打下来了，原因是我爷爷曾在旧军队里服过役，不问青红皂白即被否决。到第三年，我已到达当时征兵的最高年限，我决定放弃走当兵之路，可那一年又遇到我们公社兵员不足，任务指标是5个，体检时合格的仅有4个，武装部长只好把我拉去凑



数，还好我又检上了。这时公社党委决定组织一个调查组，把我爷爷的问题搞清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爷爷干的是抗日的事。日本鬼子打进中国后，一开始就大量掠夺中国的文物、珠宝以及银圆等，走私出境运往日本。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一致抗日，国民党军队抽调了很大一部分组建混成队，专门拦截走私的日本车船。我爷爷就是在军校毕业后分配到这样一支队伍里，主要负责拦截从武汉走水路的日本走私犯。仅仅一年多后，爷爷就牺牲了。其实土改时早已对此进行了调查，在划阶级成分时已有定论，属于抗日军人，我家没有影响列入贫下中农阶级。阻止我当兵，其实是有人搞“武大郎开店”，千方百计阻止年轻人跳出山区求发展，我只是其中一个而已。好在当时还有主持正义的两个干部据理力争，才放了我一马，使我抓住了最后的机遇，跳出了大山。

俗话说，人生要靠贵人相助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总结我的人生旅途，我得出的结论是，人的成长进步，主要靠两个因素：一个是自己的素质，一个就是贵人相助。机遇来了的时候，自己条件不行是白搭，而具备了条件，却没有人为你说话，没有人赏识你、帮助你，也是空谈。当然，进一步说，为你说话的人也要行，要有一定的分量，否则多少杰出人才，又有多少人叹息他们埋没了荒废了可惜了，又有什么用？

助我出山的两个贵人，一个叫冷伟高，我们公社的武装部长；一个叫朱祈炎，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。

我这人真是命途多舛，就连当兵体检也搞得特别啰唆。冷伟高部长为我可以说是呕心沥血，费尽了心机。先是心跳太快，试了几回才正常；后来又发现我的左耳里面有异物，看不见鼓膜，直到晚上请来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，把耳道清洗干净，看到鼓膜为止；再后来又是肺部有阴影，反复诊断是因为我当时感冒咳嗽未愈之故。直到深夜，才把一张体检表填完。好不容易体检合格了，政审又遇到了麻烦。那几天从早到晚，冷部长一直围着我的事转，那张不苟言笑、清瘦沉静

的尖形脸上，始终在思考着，嘴上的香烟不停地在燃烧，一到关键时刻，他就找人说话，简单几句，然后又是沉默不语。后来我与他提及此事，冷部长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，意味深长地说，我是既对你个人负责，也对国家、军队负责啊！

朱祈炎是公社的年轻干部，高中毕业后要他当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一上任就展现了他的才华，很快又提拔到公社任副主任。他为人爽快，直言直语，就是老革命，被他逮住了在理的事，也要让他三分。在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上，他看到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还在扯淡，就大声吼出来一句话：“为什么硬不放他走？这个人以后就是当了官要杀人，也不会先杀我们吧？！”顿时把全场都镇住了。后来我常想起这句话，感到有无限的含义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这两个人我一直当作恩人，深藏在心里。只是在后来的岁月里，我曾有好几年是在省委组织部——管官的部门工作，他们两个一直在县里的部门当领导，我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，可一直都没有帮上忙。古有“滴水之恩涌泉相报”之说，我为此总是感到惭愧不安。对二位恩人恐怕只有在心里、在情感上给予终生的报答了。

三年坎坷，一步成行。这一步跨出，我这个山里娃的命运便开始了新的书写。

## 初露端倪

蓝色的闷罐车昼夜兼程，把我拉到了遥远的福建。眼前展现的尽是我极为陌生的景象：一望无际的大海，郁郁葱葱的荔枝林，无处不在的像碉堡一样的露天厕所，还有那些有着古铜色皮肤、说的话比外语还难懂的人们。

那时的福建沿海与其他地方一样，经济还极为落后。虽说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”，但因受计划经济的限制，鱼虾水产卖不上好价钱，而粮食又是统购统销，供应极为有限，因此，农村人们吃的还是以稀饭为主，出海捕鱼或是下地劳作的男女劳力也只有半干半稀。我们常常看到在马路边的村头上，蹲着一个个汉子，左手端着一只海碗，碗里是地瓜稀饭，下饭菜便是中指间夹着的一个小碟，里面装了一点酱泡烂鱼虾，右手虽有一双筷子，却基本不用，吃时只要张开嘴，就着碗边吸吮一圈，就喝下去一半了。所以在那里的空气中，总是弥漫着臭鱼烂虾的味道，人们的身上也是散发着地瓜味儿，就连骂人，也开口就是“地